

论二语教学中文化意象的“迁移”与“传真”

——以两位俄语地区留学生的汉语作文为例

吴 双

(北京语言大学汉语学院, 北京 100083)

提 要: 同一地区、操同一语言的人, 写作中采用的文化意象往往相同; 而不同地区、操不同语言的人, 所借之物及所抒之情常常相异。然而, 对接受目的语影响的二语学习者而言, 情况是否会发生变异? 为了探讨二语学习者在接受目的语文化意向之后进行跨文化言语交际行为中的规律, 本文基于个案调查所得的汉语作文语料, 使用定量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对来自俄语地区汉语学习者的汉语语篇文化意象的“迁移”和“传真”情况进行了考察, 并通过实践调查以及访谈的形式证明了五个假设, 意在引起汉语作为二语教学界对目的语文化意象教学及相关跨文化交际的重视和思考。

关键词: 文化意象; 二语教学; 写作; 俄语; 汉语

中图分类号: H3593.6

文献标识码: A

我们发现, 同一国家或地区, 操同一语言的人, 写作时在借物抒情方面非常相似甚至雷同; 而不同国家和地区, 操不同语言的人, 所借之物及所抒之情常常相异。然而, 如果二语学习者受到目的语的影响, 即发送者——汉语经典语篇中的意象来自一种文化背景, 而接受者——来华留学生来自另一种文化背景, 就会出现文化差异。那么, 这时目的语语篇中富于民族文化色彩的意象是否会发生迁移? 如果发生迁移, 会对留学生写作的语篇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留学生会借何物? 抒何情? 如果没有发生迁移, 留学生的母语民族文化色彩意象是否还能用汉语“传真”“打印”出来?

对该问题的探讨有助于我们了解二语学习者在运用汉语进行跨文化言语交际行为中的规律。由此, 我们假设: (1) 在汉语作为二语写作中, 汉语语篇中关于文化意象的特殊表达方式, 会迁移到学习者的表达中, 即在二语写作活动中, 目的语文化的表达意象会对源文化产生影响; (2) 必须通过输入练习才能强化学习者对文化意象的习得; (3) 如果没有目的语文化意象的明确输入, 二语语篇会保留文化意象“传真”的状态; (4) 学习者的二语体系是相对独立的, 它既不同于其母语体系, 也不同于所学目的语体系, 带有中介语文化特征; (5) 无论是“迁移”还是“传真”, 都各自有表达上的优势, 不可偏废。

为了实证这一假设, 本文尝试基于个案调查所得的汉语作文语料, 使用定量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对来自俄语地区汉语学习者的汉语语篇文化意象的“迁移”和“传真”情况进行考察。

1 汉语作为二语文化意象“迁移”与“传真”个案实验

1.1 实验对象

被试 A（汉语姓名：塔提亚娜）为吉尔吉斯斯坦留学生，女性，22 岁；被试 B（汉语姓名：叶尔多斯）为哈萨克斯坦留学生，男性，21 岁，均来自北京语言大学汉语学院选择“汉语写作”课程，为具有中级水平的二年级来华留学生，他们能用俄语交流¹。他们是两个自然平行班的留学生，在学院举行的汉语分班考试中处于同一分数段而被随机安排在两个二年级（下）的平行班级里，其所使用的汉语教材（包括汉语写作教材）完全一样，写作教师均由笔者一人担任，写作教学时数也完全一样。

1.2 实验控制

实验前，我们考虑到留学生在汉语写作中会自然使用各种文化意象进行表达，这些文化意象可能源于母语文化对二语习得的影响，或实验前所接受的汉语综合教学的影响。

1.2.1 留学生对这些文化意象的使用可能源自母语的影响

很多文化意象在很多语言中都存在，从前测作文，我们可以看出各民族语言中的文化意象具有共性。学习者在语言学习的初始阶段，往往会照搬母语的规则。当学习者所学的二语规则与他的母语规则刚好一致时，学习者正确使用了二语。所以一旦在写作中需要运用其中的某一种或几种文化意象，留学生就会根据自己表达的需要，自觉地、适时地采用。在这个层面上不同民族的思维方式是相同的，所以对于留学生来说，学习并掌握一般汉语文化意象其实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该实验中，这一影响是潜在的。

1.2.2 留学生对汉语文化意象的使用可能受到汉语教材及教学的影响

尽管汉语教材中文化意象内容不算多，且实施于教学的更少，但是，对留学生无疑会有一定影响。

1.2.3 随机选择与平衡对消以保证实验信度

为了保证“文化意象的迁移与传真”这一实验变量实施后所产生的效度，须要对可能影响实验结果的无关变量，即中介变量和外部干扰变量进行控制。本实验采用随机选择法和平衡对消法进行控制，分别对随机选择的两位被试者采用同样的写作教学方式、写作要求及评分机制开展前测，用综合平衡的方式使上述非实验因素对实验结果的影响保持平衡，从而互相抵消，减轻干扰。此外，本实验只选择实验因子产生的结果进行比对，由此排除汉语教材及教学中其它汉语文化意象的教学可能对留学生产生的影响。

1.3 测量工具和实验过程

本研究采用写作测试和访谈两种方式进行。

1.3.1 实验过程，见表 1。

表 1 实验过程

个案实验		前测	实验处理	后测
被试 A	实验对象	√	√	√
被试 B	对照对象	√	(无)	√

1.3.1.1 写作前测（110 分钟）

1. 为了了解两位被试写作学习的原始水平，实验前，测试者分别对被试 A、B 进行了写作前测，内容均为看完七幅图后对图画内容进行连续构思，然后写作 400-600 字记叙文《失而复得》。教师布置写作内容和要求后，完全由其自行写作，完成任务，教师不介入写作过程。作文见例（1）、（2）²：

（1）有一天一个老人，他的名字是王，他想去银行为了取钱。所以今天王起得太早就去银行。在银行里今天没有那么多的人。老人很快就等到自己号。让银行女人把所有的钱取起来。过了一段时间，这个女人说了：“请收好。”老人把所有的钱放在包里，就走了。王老人走路的时候累得要命所以坐到长凳上为了休息一下。他坐在长凳上不算很长时间，大概 10

分钟内就向住宅去。但是他没带自己的包，把包忘在长凳上。//一个人去上班的时候看到了这个包。他一打开就愣住了，因为在这包里面有很多钱。这个人开始想一想怎么办，先花这些钱还是去警察还钱？还有他想想这些钱是谁的女的还是男的？就觉定了去警察。在警察里面这个人把这个包给警察人就走了。//警察人把包打开，里面他找到护照，护照有包人的名字和住址。他马上去找王老人。那时候王老人在家里走来走去，不知道怎么办，他不知道怎么会把所有的钱丢了和在哪儿丢。没想到，有一个人敲门。老人把门打开面对就是警察人。这个人把老人的包还给他，就说了：“这是您的包，您忘它在一个长凳上，里面的钱都存好了吗？”老人：“谢谢！”把包打开数一下，没有错。又不停地感谢警察人。//我觉得这个故事，可以告诉我们在世界上还有有诚实的人。如果你们遇到这样的事情你们应该把找到的东西还给丢的人！（被试 A 写作的《失而复得》）

（2）我认识一位老爷爷。他今年大约六十多岁。/ 有一天他去银行取钱。到了银行跟工作人员说要取钱。小姐给了他一张要填的纸。填好了就把那张纸给小姐了。/ 收好钱就跟小姐告别了。提着皮包他出去了。走了走觉得很累，然找一个可以坐下休息一会的地方。/ 找到了就坐在了一个板凳上。把包放在自己的身边。休息了一会就回家。回到家竟把皮包忘在了板凳上。/ 一个人经过这个板凳发现上边有着一个皮包。他过去拿皮包打开看，里边有钱。他先想把皮包拿到自己家里去，然后又想如果有人看见了他，他会对那些人不好意思，不然以后会后悔的。/ 最后总算他把皮包给警察了。警察拿到皮包打开，从里边掏出来了老爷的身份证，看是哪位的，他的地址。/ 知道地址警察把皮包送去了。/ 老爷在家里不知怎么找才好时，有人敲他的门。老爷过去开门，看见警察拿着他的皮包，警察就说：“您好，这个包是您的吧。”老爷不断地说：“谢谢”/ 我想如果我们社会有更多的像找到皮包的人一样，我们的世界会更善良。（被试 B 写作的《失而复得》）

1.3.1.2 汉语经典语篇输入活动（110 分钟）

语言输入和输出是中介语发展必不可少的前提，对于留学生来说，这些输入和输出机会必须借助于学习任务来得以实现，我们由此可以看到输入向输出迁移的迹象。本实验设计了一个输入任务，即测试者和被试 A 在一对一自然情境下辅导其阅读现代文学经典名篇朱自清的散文《春》，并做强化习得的练习：

练习一：

1. 利用教室配置的多媒体视听朱自清《春》散文配乐朗诵音像；
2. 要求被试默读或朗读朱自清《春》散文；
3. 要求被试用书面形式简要回答若干问题。

练习二：

1. 仿写造句（仿写增字扩展式对偶句）。
2. 运用范文中的好句子，将留学生作文中的口语化语段改写成书面语。

而被试 B 作为对照个案，不施行该实验处理。

1.3.1.3 写作后测（110 分钟）

两位被试的后测写作要求完全一样，都是要求留学生根据自己对春天的观察和感悟，写作一篇关于春天话题的汉语作文。见例（3）、（4）。

（3）北京春天来了。//春天有三种，二月就是早春、初春，三月就是仲春，四月就是春天快要结束，晚春。但是我最喜欢的春天是早春和仲春。为什么？//早春的时候，天气慢慢变得暖和一点。虽然有一些暖意，但是春天的天气还是有点冷，中国人叫“乍暖还寒”。切都像刚睡醒的样子，欣欣然张开了眼。春天里的树都开满了赶趟儿，红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雪。柳树发芽了，在每个国家有想法，如果柳树发芽了，意味着风渐渐变暖了，中国人叫暖和的风“杨柳风”。春天天的风像母亲的手抚摸着您，风里带着新鲜空气，清醒头脑。还有各种花的香。//春天时，我最喜欢的就是细雨飘飘的日子。雨静静地把空气洗得干

干净净，人在雨中漫步。看，像牛毛，像花针，像细丝，密密地斜织着。漫步在雨中，雨丝便拂在脸上，凉凉的，柔柔的，轻轻地给你一片清爽的抚摸。//仲春暖暖的阳光，让整天地变得更漂亮。为什么？首先吹暖和的风，花儿也开了。花儿一朵朵、一丛丛、一团团、一片片地开放了。颜色有娇黄的、天蓝的、火红的、淡粉的。夏候鸟慢慢飞回来了。树上的叶子很浓浓的，所以树像戴帽子。那就是渐渐晚春天来了。天气越来越好，出来散步的人也越来越多。白天变长，黑夜变短了，孩子们也可以在外边多玩儿。人们越来越少穿衣服，越来越彩色。//春天我的心情最好了。我觉得春天不仅仅带来某种感觉，而且给我们机会看到最美丽的季。（被试 A 写作的《我爱春天》）

（4）春天来了。到处的雪渐渐地融化了。河边结的冰也让了河里的水流得更快。许多树同时长出绿叶。不久以前的褐色的土地上已长了新鲜的绿草。// 冬天飞去温暖地方的鸟都已飞回自己家来了。// 春天去大自然时我感到，我也是这大自然的小一部分。树上的鸟同时出声音时就像合唱队在唱歌似的。// 天上的鸟忙着作巢飞来飞去。// 暖，春天的风那么美丽，虽然看不到，但能感到它的美丽。温暖地春风象轻轻地抚摸着我的脸。风一刮，树叶就动起来，簌簌³这个声音，真象树与你说什么说话一样。// 嗨，描写春天的美景没完没了。// 春天一来我就想尝到爱情的美味。想跑到大自然来，大声地叫喊一下，想去玩儿，做什么不敢做的事情。// 我的祖宗曾说过：“春天是象征新鲜的、爱情的季节。所以春天时谁找到新的爱情，就谁将永远很幸福的过日子”。// 我根据上边的说法来说春天充满感情、开心地季节。// 但某些地放的春节跟我们知道的春节不太一样。某些地放的季节不分明。// 我之所以爱春天，是因为我跟没注意到的人们相比很清楚，春天是四季当中美的时间。（被试 B 写作的《我爱春天》）

1.3.2 访谈

写作测试之后进行访谈，调查目的语者和二语学习者对留学生作文中文化意象的看法。该访谈作为参考，与测试中得到的结果进行比照。

1.3.3 作文评分

对留学生在对专题式经典诗文修辞手段学习之前和之后的作文，分别从内容思维、篇章组织及句子复杂流利程度等三方面进行评分，即语言分、结构分及内容分，三项总和即为总分⁴，用以测量留学生汉语作文的质量。

2 实验成绩统计及“迁移”和“传真”的地域文化意象列表

2.1 前测中的作文成绩统计

实验前测中，两位被试的写作成绩统计结果见表 2。

表 2 实验前测中两位被试作文成绩的描述统计

	平均分	语言	结构	内容	字数
实验对象 A	72.3	57	80	80	551
对照对象 B	81.7	72	88	85	400

在前测中，这两位来自同一年级的留学生写作水平存在一定差距。实验对象 A 平均成绩（72.3）明显低于对照对象 B（81.7）9.4 分，其中语言成绩差距最大（15），结构、内容方面，A 也分别比 B 低 8 和 5 分。

2.2 后测中作文成绩的统计

实验后测中，两位被试的写作成绩统计结果见表 3。

表 3 实验后测中两位被试作文成绩的描述统计

	平均分	语言	结构	内容	字数
实验对象 A	84.8	84.5	85	85	566

对照对象 B	81.7	75	82	88	426
--------	------	----	----	----	-----

在后测中，我们发现被试 A 经过语篇输入式训练，成绩大幅度提高，平均分高于前测 12.5 分。尤其语言成绩较前提高了 26 分，结构、内容也分别较前提高了 5 分。而被试 B 进步不大，平均分与以前一样，语言、内容分别较前增加了 3 分，而结构分较前降低了。

2.3 两位被试作文与朱自清《春》中都共同出现的相关意象列表

表 4 被试 B、A 作文中出现，与朱自清《春》也出现的相关文化意象列表

	被试 B	被试 A	朱自清《春》
春来	“春天来了。”	“北京春天来了。”	“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
时令， 气温	“到处的雪渐渐地融化了。河边结的冰也让了河里的水流得更快。许多树同时长出绿叶。不久以前的褐色的土地上已长了新鲜的绿草。”	“早春的时候，天气慢慢变得暖和一点。虽然有一些暖意，但是春天的天气还是有点冷，中国人叫‘乍暖还寒’。切都像刚睡醒的样子，欣欣然张开了眼。”	“一切都像刚睡醒的样子，欣欣然张开了眼。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
风	“暖，春天的风那么美丽，虽然看不到，但能感到它的美丽。温暖地春风象轻轻地抚摸着我的脸。风一刮，树叶就动起来，簌簌这个声音……”	“柳树发芽了，在每个国家有想法，如果柳树发芽了，意味着风渐渐变暖和了，中国人叫暖和的风‘杨柳风’。春天天的风像母亲的手抚摸着，风里带着新鲜空气，清醒头脑。还有各种花的香。”	“‘吹面不寒杨柳风’，不错的，像母亲的手抚摸着，风里带着些新翻的泥土的气息，混着青草味儿，还有各种花的香，都在微微润湿的空气里酝酿。”
鸟	“冬天飞去温暖地方的鸟都已飞回自己家来了。”	“夏候鸟慢慢飞回来了。”	“鸟儿将巢安在繁花嫩叶当中，高兴起来了，呼朋引伴的卖弄清脆的歌喉，唱出婉转的曲子，跟清风流水应和着。”
树	“风一刮，树叶就动起来，簌簌这个声音，真象树与你说什么说话一样。”	“树上的叶子很浓浓的，所以树像戴帽子。”	“树叶却绿得发亮，小草也青得逼你的眼。”
人	“我的祖宗曾说过：‘春天是象征新鲜的、爱情的季节。所以春天时谁找到新的爱情，就谁将永远很幸福的过日子’。”	“孩子们也可以在外边多玩儿。人们越来越少穿衣服，越来越彩色。” “那就是渐渐晚春天来了。天气越来越好，出来散步的人也越来越多了。”	“天上的风筝渐渐多了，地上的孩子也多了。城里乡下，家家户户，老老小小，也赶趟似的，一个个都出来了。”
“我”还是“他/她/它”？	“春天去大自然时我感到，我也是这大自然的小一部分。……嗨，描写春天的美景没完没了。// 春天一来我就想尝到爱情的美味。想跑到大自然来，大声地叫喊一下，想去玩儿，做什么不敢做的事情。// 我根据上边的说法来说春天充满感情、开心地季节。……我之所以爱春	“春天我的心情最好了。我觉得春天不仅仅带来某种感觉，而且给我们机会看到最美丽的季。”	“‘一年之计在于春’，刚起头儿，有的是功夫，有的是希望。// 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它生长着。// 春天像小姑娘，花枝招展的，笑着走着。”

	天，是因为我跟没注意到的人们相比很清楚，春天是四季当中美的时间。”		
介绍春天	“但某些地放的春节跟我们知道的春节不太一样。某些地放的季节不分明。”	“春天有三种，二月就是早春、初春，三月就是仲春，四月就是春天快要结束，晚春。但是我最喜欢的春天是早春和仲春。”	无

2.4 被试 B 作文无，而被试 A 作文与朱自清《春》中共同出现的相关意象列表

表 5 被试 B 作文无，而被试 A 作文有，与朱自清《春》中相关意象列表

	被试 B	被试 A	朱自清《春》
花	(无)	“春天里的树都开满了赶趟儿，红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雪。” “仲春暖暖的阳光，让整天地变得更漂亮。为什么？首先吹暖和的风，花儿也开了。花儿一朵朵、一丛丛、一团团、一片片地开放了。颜色有娇黄的、天蓝的、火红的、淡粉的。”	“桃树，杏树，梨树，你不让我，我不让你，都开满了花赶趟儿。红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雪。花里带着甜味；闭了眼，树上仿佛已经满是桃儿，杏儿，梨儿。花下成千成百的蜜蜂嗡嗡的闹着，大小的蝴蝶飞来飞去。”
雨	(无)	“春天时，我最喜欢的就是细雨飘飘的日子。雨静静地吧空气洗得干干净净，人在雨中漫步。看，像牛毛，像花针，像细丝，密密地斜织着。漫步在雨中，雨丝便拂在脸上，凉凉的，柔柔的，轻轻地给你一片清爽的抚摸。”	“雨是最寻常的，一下就是三两天。可别恼。看，像牛毛，像花针，像细丝，密密地斜织着，人家屋顶上全笼着一层薄烟。”

3 汉语作为二语地域文化意象的“迁移”与“传真”个案实验结果分析

上述成绩统计结果显示，在前测中，被试 A、B 虽然汉语水平有较显著差异，但在词汇的使用、语句的安排、段落的铺排、语篇的构建上，都体现着同类语篇思维模式及应用相同文化意象进行表达的特点。可见，被试 A、B 在文化上，也即在语言、言行方式和内容、信仰，以及赖以生存的物质和精神基础方面都基本隶属于一个群体的生活方式。

然而在后测作文中，虽然同为汉语作文，但被试 A 不仅在词汇、语法以及富于整体性的语篇上出现了迁移现象，而且在文化意象上也出现了迁移现象，具体表现在被试 A、B 作文中出现的与汉语语篇相同或相异的文化意象以及语言表达形式引起的语篇组织的差异上。

3.1 汉语语篇中关于文化意象的特殊表达方式会迁移到二语学习者的表达中

意象者，乃寓“意”之“象”也。不同地域的人将其对春天的思想感情寓于不同地域的景象，借物抒情，于是这些用来寄托主观情思的客观物象，便融入了写作者思想感情的“物象”——此即意象。从表 4，我们看到了不同地域色彩的文化意象，这些取自春天时节大自然的借以寄托情思的景象，描写上具有鲜明的地域差异。

两位被试作文与朱自清《春》中共同出现的相关意象有时令、气温、风、鸟、树、介绍春天等，然而，前测中与被试 B 类似的被试 A，在后测中表现却完全不同；从表 5，我们看到被试 B 作文中无，而被试 A 作文与朱自清《春》中共同出现的相关意象，即花和雨，都体现出鲜明的地域色彩。

当表达时令和气温的时候，被试 B 写道：“到处的雪渐渐地融化了。河边结的冰也让了河里的水流得更快。许多树同时长出绿叶。不久以前的褐色的土地上已长了新鲜的绿草。”

其文虽名为“北京的春天”，但其实描写的是地处北半球寒温带地区宽广辽阔、无边无际的俄罗斯大地的春天，被试 A：“早春的时候，天气慢慢变得暖和一点。虽然有一些暖意，但是春天的天气还是有点冷，中国人叫‘乍暖还寒’”，可见二者所写的春天的温度其实是不相同的。尤其被试 A 的“一切都像刚睡醒的样子，欣欣然张开了眼”，完全来源于朱自清《春》：“一切都像刚睡醒的样子，欣欣然张开了眼”。

当写到“风”的时候，被试 B 写道：“暖，春天的风那么美丽，虽然看不到，但能感到它的美丽。温暖地春风象轻轻地抚摸着我的脸。风一刮，树叶就动起来，簌簌这个声音，真象树与你说什么说话一样。”树叶动起来发出响亮的簌簌声可能在中国南方是听不到的，然而在俄罗斯地区茂密的树林里却能听见。被试 A 描写的“柳树发芽了，在每个国家有想法，如果柳树发芽了，意味着风渐渐变暖和了，中国人叫暖和的风‘杨柳风’”，她在此想介绍的是中国人对于柳和风的理解，是站在跨文化的立场来观察和思考问题的。“春天天的风像母亲的手抚摸着你的脸，风里带着新鲜空气，清醒头脑。还有各种花的香”，与朱自清笔下“‘吹面不寒杨柳风’，不错的，像母亲的手抚摸着你的脸，风里带着些新翻的泥土的气息，混着青草味儿，还有各种花的香，都在微微润湿的空气里酝酿”何其相似！

关于“鸟”，更是表现出了地域的差异。被试 B 写道：“冬天飞去温暖地方的鸟都已飞回自己家来了。”被试 A 也写道：“夏候鸟慢慢飞回来了”，都很简淡地展示了飞回遥远北方的鸟儿的身影，可见他们俩这里所写的其实是一个地方的物象，就是北方，只有北方的鸟儿才需要秋天飞去南方，冬天飞回北方。而朱自清笔下的“鸟”则不需要飞回南方，只管“将巢安在繁花嫩叶当中，高兴起来了，呼朋引伴的卖弄清脆的歌喉，唱出婉转的曲子，跟清风流水应和着”。我们看到，被试 A 在跨文化之间来回，现在又回到了用母语思维的立场。

写到“树”时也一样，江南春天的“树叶却绿得发亮，小草也青得逼你的眼”（朱自清语），这“绿”仿佛透着油星，甚至“叶”“草”筋脉也依稀可见，是近视放大所见；而被试 B 笔下“风一刮，树叶就动起来，簌簌这个声音，真象树与你说什么说话一样”，乃远观，耳“听”传来，可见树高林密；而被试 A 则看到“树上的叶子很浓浓的，所以树像戴帽子”——不很远，也不很近，正好看到一棵树的形象，这种折中的视角和立场并非偶然，它体现的是被试 A 的中介语立场。

B 浓墨重彩地写道：“某些地放的春节跟我们知道的春节不太一样。某些地放的季节不分明。/我之所以爱春天，是因为我跟没注意到的人们相比很清楚，春天是四季当中美的时间”，他指的“某些地放的季节不分明”，系指热带、亚热带地区，比如从同班的东南亚国家同学那里了解到他们没有四季，也就不会有关于春天的特殊感受，而自己却深知春天的美好。

被试 A 则抛开这一意象不写，似乎站在旁观者的立场，轻描淡写式地写道：“天气越来越好，出来散步的人也越来越多了。白天变长，黑夜变短了，孩子们也可以在外边多玩儿。人们越来越少穿衣服，越来越彩色”，“那就是渐渐晚春天来了。天气越来越好，出来散步的人也越来越多了。白天变长，黑夜变短了”，仿佛展现了一幅中国水墨画式的散点画。

上述关于春天的意象证明，不同地区各自不同的生存环境和传统文化往往会形成独特的文化意象，它实际上标示了汉、俄语不同民族关于春天意象的文化符号，正如王德春所言：“不同民族尽管用相同的思维形式形成概念，但概念系统却不尽相同”，“世界各族人民看到的同一客观现象，不同的民族语言却给它‘刷上了不同的颜色’”。（王德春 1983：6）

然而奇妙的是，被试 A、B 都来自俄语地区，为什么会在内容上表现出迥然相异的色彩呢？

由表 1 实验过程所示，实验中，由于输入朱自清《春》并进行相关强化习得训练，被试 A 的后测作文因而发生变化。被试 A、B 的后测作文鲜明地展示了不同的语言个性。语言个

性是一种广义的语言能力,它指“在生成和接受言语产品(篇章)时人的能力与特征的总和。这些话语(篇章)在语言结构的繁简程度、反映现实深浅、言语目的及意向等方面都存在差异。”虽然语言个性并不等于民族性格,但二者存在着深层对应关系。前测中被试A、B作文都体现了俄语的共同特点,即“由共同俄罗斯语言类型(与言语语义层对应)、对俄罗斯人来讲共同的世界图景基础部分(与语言认知层对应)、民族文化中决定言语交际特点的稳定系统(与语用层对应)构成”(Ю.Н. Караулов 1987: 42)的俄罗斯语言个性,然而后测作文中却出现了分化——被试A出现了角色转变,从而与被试B形成截然分明的汉、俄语不同民族文化意象的“代言人”。

可以看出,对同一客体(如春景)的不同观察角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该客体在各自民族中的审美价值(或曰情感价值)。

3.2 目的语文化意象的迁移与“正迁移”

非常明显,被试A的后测作文与朱自清《春》产生了一个特殊的关系,即被试A的后测作文所写意象明显是从朱自清《春》中迁移而来。语言迁移(Language transfer)是二语习得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指二语学习者将母语规则应用于二语习得过程中,对目的语学习产生积极、消极或无意义的影响,从而形成正迁移(positive transfer)、负迁移(negative transfer)或零迁移(zero transfer)。一般认为迁移来自学习者母语对目的语的干扰,以负迁移为主。其实,迁移广泛存在于各种形式和各种材料的学习和训练之中,尤其在语用、文化意象等多层面也常常可以看见迁移。而且,迁移常常是双向互动发生的。因为,在意象迁移过程中,“表达和接受(即我们所说的阐释),构成修辞活动的两极,在同一言语交际过程中二者既相互联系,又各有不同的角色分工:表达者提供获得言语交际最佳效果的可能性,接受者完成由可能性向现实性的转化。”(谭学纯 唐跃 朱玲 2000: 7)如果说朱自清的《春》扮演了一个表达者的角色——提供获得言语交际最佳效果的可能性的角色,那么,被试A则扮演了接受者——完成由可能性向现实性的转化的角色。

从表5,我们进而发现,被试A作为汉语文化意象的“代言人”“发言”到极致的一个表现——被试B作文里没有出现“花”和“雨”,而被试A作文中却有。这是为什么呢?

文化意象的差异性,首先是由感知方式的差异性引起的。跨文化交际研究专家萨姆瓦等人认为,有5种社会—文化因素对感知的意义起着直接而重大的影响,即信仰(beliefs)、价值观(values)、心态系统(attitude systems)、世界观(world view)和社会组织(social organization)。(L. A. Samovar & R. E. Porter 1994: 14—16)语篇中的民族文化色彩,即受民族文化心理、民族文化知识等民族文化因素影响、制约而形成的修辞的民族风格在篇章中的反映,它既是修辞活动的民族文化特点在篇章中的综合表现,也是一种修辞效果。而民族文化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地理因素的影响。

据访谈,在俄语地区的春天,一般在早春可能还会下雪结冰,仲春时节开始冰雪消融,只有在五月晚春才始有花、雨。从地理位置而言,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以及俄罗斯南部高加索地区滨海边疆区最南端和远东地区(海参崴、库页岛),与蒙古,与中国东北,大约都属于同纬度(北纬42.5度左右),且远离海洋,深居内陆的亚欧大陆中部温带地区。⁵这个地区的物象是什么呢?一位来自几乎相同纬度地区的蒙古留学生金河爱写道:“我看到的,我体会到的春天虽然不是很糟糕,可是在我的家乡一到春天就空气特别干燥,如果稍微不注意就皮肤会很快就变得又干又黑。而且我觉得我家乡的春天很长,大概从三月份到六月份,雨水也不多,这还好能忍受,最麻烦的事情是每年春天一定会发生沙尘暴,风刮得一塌糊涂,所以我家乡的要出门旅行的会选择夏天七月到八月左右。”

而在朱自清笔下的中国江南的早春与仲春,便到处长满了“嫩嫩的,绿绿的”小草,满

眼开满了“红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雪”的桃花、杏花、梨花，天上飞着“嗡嗡闹着”的蜜蜂和大小蝴蝶，春风“像母亲的手抚摸”着人们的面颊，小鸟唱出婉转的曲子，春雨“像牛毛，像花针，像细丝，密密地斜织着”，更有那“撑着伞慢慢走着的人，地里还有工作的农民”（朱自清 2010）——整个画卷充满了中国江南春天的田园牧歌色彩。

由此可见俄、汉语地区春天的景象差异何其大也！而意象迁移只有在受到目的语文化影响下才能发生——语际间文化意象的差异是发生迁移的重要因素。所以虽然被试 B 缺乏，而被试 A 却从表达者——朱自清《春》中将“花”和“雨”的意象迁移进了自己的作文。迁移反映在写作上就形成了俄、汉语篇文化意象差异，差异根源于两个民族地区具有两种不同的文化思维倾向。

被试 A 作文中“春天里的树都开满了赶趟儿，红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雪”和“看，像牛毛，像花针，像细丝，密密地斜织着”都直接移用了朱自清《春》中原话，而在“仲春暖暖的阳光，让整天地变得更漂亮。为什么？首先吹暖和的风，花儿也开了。花儿一朵朵、一丛丛、一团团、一片片地开放了。颜色有娇黄的、天蓝的、火红的、淡粉的”中，“仲春”这个时节，“阳光”和“花儿”这些意象，明显注满了中国特有的关于春天的温和、细腻的特殊印象及感情色彩，“春天时，我最喜欢的就是细雨飘飘的日子。雨静静地吧空气洗得干干净净，人在雨中漫步……”，虽然不能像朱自清一样看见“人家屋顶上全笼着一层薄烟”，但“漫步在雨中，雨丝便拂在脸上，凉凉的，柔柔的，轻轻地给你一片清爽的抚摸”，则既来自朱自清笔下的春意，又完全出自作者本人对春雨的感受。这便是“迁移”，是当其反复注意到朱自清《春》中“花”和“雨”意象时，便产生了对该意象的语言项目的觉知，并且有意识地构建新的假设来接纳所注意到的语言信息与其目前的中介语水平之间的差异。

而中国大部分地区春天时因有来自东南沿海的暖湿气流，常刮东南风，其春景自然与俄语地区迥然不同。有意思的是，被试 A 在解读了朱自清的《春》后，选择了具有中国江南特征的“花红”、“柳绿”、“和风”、“细雨”——这些中国人对于春天的传统意象进行写作，无疑，显然是接受了朱自清《春》熏染和迁移的结果，被试 A 作文中出现“花”和“雨”，而被试 B 作文里却没有，进一步印证了这点。

为什么被试 A 会接受朱自清《春》中意象的迁移呢？根据神经网络的观点，信息以节点或单元间大量连结的形式贮存，神经兴奋的发放模式经过多次相同的反应会产生异化，与之相关的神经细胞和神经突触也会发生变化。在二语理解过程中，如果加强模仿二语意象表达，则会激发神经细胞间的固有联系模式，便会发生迁移现象。外国留学生作为认知主体在接触汉语经典范文后，根据范文中的表象信息，形成有关认知客体的加工形象，在头脑里留下相关物理记忆痕迹和整体的结构关系。这个记忆痕迹就是感觉来源信息和新生代理信息的暂时连接关系。主观情意和外在物象相融合的心象，由记忆表象或现有知觉形象改造而成的想像性表象。文艺创作过程中意象亦称“审美意象”，是想像力对实际生活所提供的经验材料进行加工生发，而在作者头脑中形成了形象显现。（参考尹文刚 2007：127—150）

其实，汉语意象思维不仅有助于二语学习者习得目的语的文化意象表达方式，也有助于他们习得目的语的具体语言规则。从例 1 被试 A 的前测作文，我们看到她显然较多采用翻译法写作，但从例 3 后测作文，可见其直接用汉语语篇思维模式进行写作。从表 2 和表 3，被试 A 语言分从 57 提升到 84.5，而被试 B 则从 72 提升到 75，可见，被试 A 在前测系翻译式写作文本中的语言错误显著高于后测系直接用汉语意象思维模式写作的文本中的错误，即在文本输出的层面上，被试 A 后测作文中汉语思维能力明显提高了，汉语表达的准确性程度也随之提高了。

而这种迁移是通过学习才产生的。本实验通过视听、阅读、回答问题、仿写造句、将口

语化语段改写成书面语等系列练习，意在强化目的语文化意象的输入与习得。认知心理学迁移理论认为，语言理解过程发生在个人认知结构之中。语间的可辨别性决定了正负迁移的发生几率，而可辨别性既由语间客观异同决定，也依赖于个人认知水平。如果有意识地培训学习者关于不同语言认知功能，教授不同的语言认知方法，训练强化正面的迁移兴奋模式，将无意识学习转化为有意识学习来实现，就会有利于正迁移的发生。

3.3 中介文化意象与“负迁移”

被试 A 后测作文出现了诸多中介语特征，而这些中介语特征无不折射出中介文化行为特征。“所谓‘中介文化行为系统’是指第二语言学习者的一种特有的文化行为系统。或者说，是指第二语言学习者的带有中介文化特征的言语行为系统。这种中介文化行为系统，既区别于学习者的母语文化行为系统，也不同于学习者的目的语文化行为系统。然而，它却带有两种文化的某些特征。因此，这个系统是以学习者的中介文化行为，或中介文化现象为研究对象的。”（王建勤 1995）

为什么会产生中介语意象呢？母语与二语间的相互影响会形成双向干扰，当新旧知识彼此相似而又不完全相同，并且学习的知识又不牢固时，最易发生负迁移。心理学迁移理论认为，母语的根深蒂固往往会强化神经细胞间的某种联系模式，如果学习者对二语习得内容的熟练程度不能达到某个节点，无法控制住固有神经细胞间的联系模式，则固有模式会影响二语的理解和表达过程。（参考艾森克，基恩 2004：256）于是，被试 A 后测作文中这些中介语意象产生了一种跨文化的“混搭”效果。正如索尔加尼克所说：“许多民族修辞特点不应由民族心理来解释，其最终原因在于语言结构自身特点。”（索尔加尼克 1989：53）一种语言固有的表达思想的次序，这种次序就是关于结构的思维模式，它表明篇章组织和语篇思维模式有密切的关系。

这些语言特点表现在：

首先是语篇结构的连贯性上存在着中介语状态。

被试 A、B 作文主要的语篇结构模式均为“具体—概括模式”。例如：两篇《失而复得》按时间顺序写，最后都有议论：“我觉得这个故事，可以告诉我们在世界上还有有诚实的人。如果你们遇到这样的事情你们应该把找到的东西还给丢的人！”“我想如果我们社会有更多的像找到皮包的人一样，我们的世界会更善良。”这表现出俄语地区留学生作文语篇结构模式多呈具体—概括模式的特征。

在后测作文的结尾，他们也沿用了习惯的总结式。被试 B：“我之所以爱春天，是因为我跟没注意到的人们相比很清楚，春天是四季当中美的时间”；被试 A：“春天我的心情最好了。我觉得春天不仅仅带来某种感觉，而且给我们机会看到最美丽的季”，但似乎介于中间状态，虽采用了第一人称，却没有被试 B 的热烈，虽有朱自清的清淡和缓，却没有模仿朱自清所采用的修辞手法去写作。

可见，他们喜欢按时间顺序写，详细叙述，最后总结、议论，表明观点，习惯采用从具体到概括的思维模式。其实这是亚洲乃至东方民族特有的写作方式，然而具体到各民族语篇又表现出区别。汉语语篇一般在叙事文中，喜欢在结尾处说教，然而在抒情写景散文中，结尾却更追求淡远悠长，回味无穷，如朱自清《春》：“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它生长着。//春天像小姑娘，花枝招展的，笑着走着。//春天像健壮的青年，有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领着我们向前去。”

在这点上，显然被试 A 的后测作文和汉语语篇的思维模式有差距，表现出母语语篇结构思维模式迁移到汉语作为二语语篇的中介语特征。

其次，在语篇具体结构安排，即语篇连贯性上，被试 B 的《失而复得》根据图画故事

开展的顺序采取了多段式写作，时间、地点清晰，情节生动，然而在《我爱春天》这样时间、地点顺序不太明显的段落中，结构则显得太碎太乱，也与汉语语篇不同。

而被试 A 的后测作文是一篇非常中国化的散文，可谓取得了很大进步，段落结构完整，意思清晰。但我们也看到它在语篇结构的连贯性上存在着类似于中介语状态的不足，例如：“春天时，我最喜欢的就是细雨飘飘的日子……人在雨中漫步。看，像牛毛，像花针，像细丝，密密地斜织着。漫步在雨中，雨丝便拂在脸上，凉凉的，柔柔的，轻轻地给你一片清爽的抚摸”中，“人在雨中漫步。看，像牛毛，像花针，像细丝，密密地斜织着”这句话显然是多余的，去掉更好，因为与上下文意思衔接不是非常紧密；在“柳树发芽了，在每个国家有想法，如果柳树发芽了，意味着风渐渐变暖和了，中国人叫暖和的风‘杨柳风’”，这句话中透露着作者从跨文化视角对目的语及其文化进行解说的思维方式；“春天的风像母亲的手抚摸着您，风里带着新鲜空气，清醒头脑。还有各种花的香”中，“清醒头脑”这句话及其后面的“。”显然插得不合时宜，表现出思维断层，对借用意象尚不纯熟的现象。

还有上述例句中“虽然有一些暖意，但是春天的天气还是有点冷，中国人叫‘乍暖还寒’”，这句话显然是写作者以母语者看待二语文化意象的立场来写的，不难看到写作者时而以目标语者，时而又以母语者的视角，交替审视眼前的同一个春天，反映了二语学习者的中介文化现象，可见被试 A 后测作文中这种意象表达方式显示了学习者中介语发展的内在过程。这种中介文化现象既带有学习者母语文化的特征，又带有目的语文化的特征，其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二语学习者对目标语意象与母语意象之间异同的分析和判断，也源自学习者对目标语意象输入和自身意象输出中意象的关注程度。

如果说表 4、5 中被试 A 后测作文中出现的一些容易被观察到的春天意象属于表层文化迁移 (surface-structure transfer) 的话，上述中介文化现象则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深层文化迁移 (deems-structure transfer) 的性质，反映了发生在深层文化层面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等心理方面的变化，折射出学习者较难察觉和捕捉的心理层次及观念和思想。

不仅如此，这些中介语意象的迁移具有动态性特征，受到来自学习者的母语和目的语规则的渗透，其实就是母语和目的语双向正、负迁移，而导致学习者所表达的意象经常变化。该实验再次证实了 Dilin Liu 于 1995 年通过实践调查证明的三个假设：1) 即使在人们学习外语，接触相关外国文化有相当一段时间以后，社会文化迁移仍会持续下去；2) 尽管外语学习者可能知道母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的表层差异，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对深层文化差异也同样了解；3) 了解社会文化差异并不等于外语学习者能消除潜意识中的母语文化迁移。(Liu Dilin 1995: 253)

3.4 文化意象的“传真”与“零迁移”

被试 B 由于没有获得朱自清《春》所提供的汉语意象选择最佳效果的可能性，依然以母语的文化意象为标准看待目的语文化意象，把其本民族文化的春天意象迁移到汉文化中，由于他“受民族文化传统和社会主导意识形态影响而产生的主导成分是存在的，这使得在世界图景提取核心、共识及常量部分成为可能”(Ю. Н. Караулов 1987: 37)。本民族的文化模式早已在头脑中根深蒂固，在学习汉语和使用汉语进行跨文化言语交际过程中，他们本民族的文化系统必然对言语活动施加影响，促使他们有意或无意地按照本民族的文化模式来感知、比较、吸收、移植汉文化系统中的相应因素，并对言语的理解和产生起着作用或影响。因此极大程度地保留了母语的源民族地区文化色彩，达到了“文化传真”的效果。于是，他与“代言”汉语意象的被试 A 便出现了文化意象上的差异。

汉语民族和俄语民族都热爱自然，然而关于自然的印象与偏好在两个地区的民族心理上却是不一样的感觉。地处北半球寒温带地区宽广辽阔、无边无际的俄语地区培养了俄语地区人心中的宽广和辽远的感觉，描写春天，俄语地区最为典型的自然现象，乃森林、草原、河

流（赵旭黎 2009），这些物象体现了亚寒带针叶林气候的典型特征。在被试 B 的后测里，尽管他身在北京，眼中却滤掉了北京春天的真实风景，选择的仍是“雪”、“河水”、“树叶”、“草”、“鸟”、“风”这些母语中的春天意象。其作文充满了俄语地区民族的田园牧歌色彩：“到处的雪渐渐地融化了。河边结的冰也让了河里的水流得更快。许多树同时长出绿叶。不久以前的褐色的土地上已长了新鲜的绿草”，“冬天飞去温暖地方的鸟都已飞回自己家来了”，“树上的鸟同时出声音时就像合唱队在唱歌似的”，“风一刮，树叶就动起来，簌簌这个声音，真象树与你说什么说话一样”……这些描写使得他所写的“北京的春天”这一眼前真实的现实却散发着富于俄语地区审美特色的绘画和散文风格，有光，有声，有色，仿佛一幅立体而清晰的俄语地区风景“油画”。

可见被试 B 后测作文在文本输出层面上反映了俄语地区民族特定审美视角和情感取向，母语语篇思维特征非常明显，正如别林斯基所指出的：“真正的民族性不在于描写农妇的无袖长衫，而体现在民族精神之中。在描写异域风情时，作家也以本民族气质的眼睛观察，其目的是表达出其同胞所能感觉到的和想陈说的内容。”（别林斯基 1958：79）其实，不同民族和地区的文化成员会借何物，抒何情，反映了言语交际中不同的民族性社会文化定型（Национальные социокультурные стереотипы речевого общения），即“某民族文化成员的语言-心理综合体中具有社会文化标记的单位，在言语交际中体现为对典型的文化交际情景的规范联想。”（Ю.Е. Прохоров 1997：98）

这些带有浓郁民族色彩的意象具有三个主要特征：首先，它是某民族成员语言-心理综合体中的单位，往往在该民族交际的典型情景中体现，是该民族对该典型情景稳定的、带有社会文化标记性的联想；其次，它是某民族代表言语交际的规范性社会文化单位；第三，它可能通过言语套话（клише）及显性、隐性的意识印记（штамп сознания）表现出来。这些独立的言语形象可以被归入传达某一语义常量、能产量大小不一的聚合体中。（Ю.Е. Прохоров 1997：98）由于不同语言文化意象群体往往会形成自身的表述体系，这就为写作者具体的修辞活动提供了众多选择意象。在不同季节，面对不同风物，不同地区、民族的人可能会以本民族语言特有的意象来表达。例如当写到关于“人”的时候，被试 B 写道：“我的祖宗曾说过：‘春天是象征新鲜的、爱情的季节。所以春天时谁找到新的爱情，就谁将永远很幸福的过日子’”，春天的确是爱情的季节，无论在中国还是俄罗斯地区，都是写作的共同题材。然而这种大胆显豁的爱情表白完全不同于中国人含蓄委婉的爱情示意。当写到自己的感受时，被试 B 写道：“春天一来我就想尝到爱情的美味。想跑到大自然来，大声地叫喊一下，想去玩儿，做什么不敢做的事情。/春天去大自然时我感到，我也是这大自然的小一部分。/ 嗨，描写春天的美景没完没了”，以第一人称“我”展现了一个感情浓烈、勇敢奔放、无拘无束的少年形象，表现出一种主观的、自我的、浓墨重彩的写作意象，传达出更强烈的感情色彩，让人仿佛触摸到春天少年的心跳，而这种为爱情心跳的感觉也是迥别于汉语地区中国人含蓄内敛的感情表达特点的，体现出俄语地区青年奔放、热烈的心怀。与此不同的是，朱自清则始终站在第三人称的角度来描写春天：“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含蓄隽永，意味深长。

被试 B 没有受到目的语关于春天意象的影响，未能激发起汉语意象的迁移机制，所以属于零迁移，于是进入个人认知功能库，将母语中的春天意象迁移到汉语写作中来，这“反映了学习者在文化习得过程中普遍运用的一种交际策略。一个初学者初次接触目的语文化，唯一可依靠的认知手段就是他的母语文化系统。他唯一所能做的就是用既有的母语文化系统为自己搭一个跳板，试图达到目的语文化的彼岸。”（王建勤 1995）

汉、俄语本身就反映出各自民族的思维特征和风格，体现出本民族社会、文化和心理倾向，而言语交际中的民族性社会文化定型即以隐性形式存在于语篇之中。更多接受了目的语意象迁移的被试 A 则时而站在母语立场，时而站在目的语立场，表现出跨文化的思维特征。

被试 A、B 的后测作文在风格、用语上突显了汉、俄语文化意象上的差异。

由此我们看到被试 A 在跨文化交际中,在对汉语文化意象有所了解后,改变了自身的民族文化色彩,采取了与汉语语篇相同的思维模式,表现出二语学习者接受文化适应的过程。

“‘文化适应’(aculturation)是学习者不断适应目的语文化的过程。文化适应并非文化同化,因为学习者在第二语言与文化的习得过程中无需放弃自己的母语和母语文化,但‘适应’却是必需的。”(王建勤 1995)被试 A 的作文无疑更容易获得汉语母语者的普遍理解和共鸣。

但是被试 A 虽然适应了汉语篇章的表达习惯,富于目的语文化意象色彩,但同时也影响了自身源语民族文化色彩的传达,反而被试 B 保留了篇章中原有的民族文化色彩,为汉语语篇提供了更多的表达手段和方法,促进了不同文化的深层理解和交流,让我们了解到相关文化意象知识,并同时带来了异文化的美学享受。

访谈中,我们发现,目的语者与二语学习者在欣赏趣味上有时是不一致的。从二语学习者来说,能够自如地、恰当地使用目的语文化意象是其追求目标,被试 A 能够使用那么多目的语文化意象颇让其他二语学习者羡慕;可是在目的语者看来,被试 A 采用了很多中国意象,却给人一种“陈词滥调”、“过熟”的感觉,反而被试 B 却令人感到“耳目一新”,“闪烁着异域奇异亮丽的色彩”。

其实在社会交际中有非常多与此类似的现象,例如语际翻译、旅游文化……都有“迁移”和“传真”的问题。就看我们是以“迁移”为宗旨,还是以“传真”为宗旨。其实两种理念各有所长,不可偏废,但也各有所短,需要作适当的控制。如果是以“迁移”为宗旨,随着学习者适应目的语文化程度的增强,其目的语表达水平也相应提高,尤其地道性增强了,但可能会因而丢失自身的民族意象而魅力消减;如果是以“传真”为宗旨,有利于保留母语民族文化的特质并因而魅力四溢,促进不同文化的交流与发展,但这种“保留”是有条件的,需要写作者适当顾及和协调与目的语者的交流效应,否则目的语读者可能无法摆脱自身认知结构的影响而无法理解其意。

4 结论

本实验通过实践调查以及访谈的形式证明了五个假设:

1) 在汉语作为二语写作中,汉语语篇中关于文化意象的特殊表达方式会迁移到学习者的表达中,文化意象迁移活动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发生的一个有机的对话过程。交际主体对二语文化意象的认知和情感可以改变自身本土文化积淀形成的思维定势的影响,从而能站在目的语者的立场上进行有效的文化迁移,表现出对目的语文化的适应。

2) 教学中强调目的语文化意象的习得会引起迁移。在二语写作过程中,当目的语文化意象与母语中相关意象类似时,学习者会不断地对目的语文化意象进行选择、摄取、处理;甚至当目的语文化意象与母语中相关意象不相似时,学习者也会借用习得汉语文化意象的方式进行表达。学习者对目的语文化意象的习得有利于提高其汉语写作水平,令其书面表达更加准确、地道和流畅。学习者对概括的掌握本身并不保证迁移会自动地发生,有目的的训练是完全有必要的。(张承芬 2000: 48—63)

3) 如果没有目的语文化意象的明确输入,二语语篇会保留母语文化意象“传真”的状态,学习者主要从源语文化中摄取表达意象,就会处于“零迁移”状态。在文本输出层面上反映了俄语地区民族特定审美视角和情感取向,母语语篇思维特征非常明显,作家也以本民族气质的眼睛观察,其目的是表达出其同胞所能感觉到的和想陈说的内容。反映了言语交际中不同的民族性社会文化定型。

4) 学习者的二语体系是相对独立的,它既不同于其母语体系,也不同于所学目的语体系,带有中介语文化特征⁶。

5) 无论是“迁移”还是“传真”,各自有表达上的优势,都不可偏废。学习者文化适

应是必需的,更容易获得汉语母语者的普遍理解和共鸣,也是二语学习者的学习目标,但保留篇章中原有的民族文化色彩,了解到相关文化意象知识,带来异国文化的美学享受,为汉语语篇提供了更多的表达手段和方法,同时还促进不同文化间的深层理解和交流,但这种保留是有条件的,只有在目的语读者可能基于自身认知结构能理解其意的范围内进行。

虽然,本次个案研究样本过少,有待继续开展较大规模的实验,以检验其统计和推广意义。但是,以管窥豹,也反映出了汉语文化意象的输入对留学生汉语语篇产出所起的影响。希望该研究能引起汉语作为二语教学界对目的语文化意象教学的重视和思考。

附注

1 本实验选取这两位来自俄语地区的留学生作为实验对象,是基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虽然都有本民族的哈萨克语和吉尔吉斯语,但由于它们以前都是苏维埃联盟的加盟共和国,受俄罗斯影响很大,俄语一直是其共同的官方语言及学习、生活用语,而且两国民族文化(民族文化心理、民族文化知识等)非常近似,笔者认为两位被试者具备了参与实验的客观条件,该实验中默认俄语为其母语,背景文化为俄语地区民族文化。

2 本文用“//”符号代表留学生原作中的自然分段。

3 原文为“口舒口舒”。

4 语言分,主要根据语言形式错误,例如语法、词汇、标点符号错误,及错别字、字数等方面衡量语言表达的准确度;结构分,主要从组句、分段、构篇、承接等方面考察学习者的篇章结构组织的质量;内容分,主要考从主题是否鲜明准确、内容是否偏离主题要求、内容是否丰富深化、主次是否清楚突出等角度进行考察并评分。

5 蒙古北纬 41.7 度到 51.6 度,哈萨克斯坦北纬 40 度到北纬 55 度,吉尔吉斯斯坦北纬 40.7 度到 42.54 度,俄罗斯北纬 41 度至 82 度。

6 类似观点先前已有一些专家论述过,例如王建勤等,但本文通过实验证实了这一观点。

参考文献

- [1] Караулов Ю. Н.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и языковая личность[M].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87.
- [2] Прохоров Ю.Е. Национальные социокультурные стереотипы речевого общения и их роль в обучении русскому языку иностранцев[M]. Москва: ИКАР, 1997.
- [3] Liu Dilin Sociocultural Transfer and its Effects on Second Language Speakers' Communication[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Vol. 19, 1995, No. 2.
- [4] Samovar, L. A. & Porter, R. E.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 Reader*[C]. (7th edition) Belmont, CA: 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 1994.
- [5] Slinker, L. *Rediscovering Interlanguage*[M]. London: Longman. 1992.
- [6] 艾森克 M.W., 基恩 M.T. 认知心理学(高定国,肖晓云译)[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 [7] 别林斯基. 别林斯基论文学[M]. 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8.
- [8] 黄国文. 篇章分析概要[M].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8.
- [9] 索尔加尼克著,顾霞君译. 俄语句法修辞学(复杂的句法整体)[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9.
- [10] 谭学纯 唐跃 朱玲. 接受修辞学[M]. 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
- [11] 王德春. 现代语言学研究[M].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
- [12] 王建勤. 跨文化研究的新维度——学习者的中介文化行为系统[J]. 世界汉语教学,1995(3).
- [13] 尹文刚. 神经心理学[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
- [14] 张承芬. 教育心理学[M].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

[15]赵旭黎. 俄罗斯民族心理的几个特点及其在俄语谚语中的反映[J]. 中国图书评论, 2009(11).

[16]朱自清. 朱自清文集[M].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0.

“Transfer” and “Retain” of Cultural Imagery in Second Language Teaching —— Comparing Chinese composition of two Russian regions students as an example

WU Shuang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Chinese institute,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 People of the same region and language often write with the same cultural images; and those of different regions and languages use different expressions and express different emotions. However, for second language learners influenced by the target language, will the situation change? In order to study the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behavior of second language learners after accepting the culture of the target language, the case survey is based on individual Chinese corpus, using a combination of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analysis, investigating the situation of "transfer" and "retain" of Chinese textual culture image of Chinese learners from the Russian region. 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s and interviews shows five hypotheses. This study is intended to inspire the attention and consideration of target language culture in teaching of the second language and relevant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Keywords: Cultural image; teaching Chinese as the second language; writing; Russian; Chinese

作者简介: 吴双, 女, 四川达县人, 北京语言大学汉语学院副教授, 获文学硕士学位, 研究方向: 汉语国际教育。

收稿日期: 2013-10-17

[责任编辑: 靳铭吉]